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東京夢華錄 第五卷

民俗 凡百所賣飲食之人，裝鮮淨盤合器皿，車簷動使，奇巧可愛，食味和羹，不敢草略。其賣藥寶卦，皆具冠帶。至於乞丐者，亦有規格。稍似懈怠，眾所不容。其士農工商諸行百戶衣裝，各有本色，不敢越外。謂如香舖裏香人，即頂帽披背；質庫掌事，即著皂衫角帶不頂帽之類。街市行人，便認得是何色目。加之人情高誼，若見外方之人為都人凌欺，眾必救護之。或見軍鋪收領到門爭公事，橫身勸救，有陪酒食簷官方救之者，亦無憚也。或有從外新來，鄰左居住，則相借動使，獻遺湯茶，指引買賣之類。更有提茶瓶之人，每日鄰里互相支茶，相問動靜。凡百吉凶之家，人皆盈門。其正酒店戶，見腳店三兩次打酒，便敢借與二五百兩銀器。以至貧下人家，就店呼酒，亦用銀器供送。有連夜飲者，次日取之。諸妓館只就店呼酒而已，銀器供送，亦復如是。其闊略大量，天下無之也。以其人煙浩穰，添十數萬眾不加多，減之不覺少。所謂花陣酒池，香山藥海。別有幽坊小巷，燕館歌樓，舉之萬數，不欲繁碎。

京瓦伎藝

崇、觀以來，在京瓦肆伎藝：張廷叟，《孟子書》。主張小唱：李師師、徐婆惜、封宜奴、孫三四等，誠其角者。嘌唱弟子：張七七、王京奴、左小四、安娘、毛團等。教坊減罷並溫習：張翠蓋、張成弟子、薛子大、薛子小、俏枝兒、楊總惜、周壽奴、稱心等。般雜劇：杖頭傀儡任小三，每日五更頭回小雜劇，差晚看不及矣。懸絲傀儡，張金線。李外寧，藥發傀儡。張臻妙、溫奴哥、真個強、沒勃騰、小掉刀，筋骨上索雜手伎。渾身眼、李宗正、張哥、球杖錫弄。孫寬、孫十五、曾無黨、高恕、李孝詳，講史。李詠、楊中立、張十一、徐明、趙世亨、賈九，小說。王顏喜、蓋中寶、劉名廣，散樂。張真奴，舞旋。楊望京，小兒相撲、雜劇、掉刀、蠻牌。董十五、趙七、曹保義、朱婆兒、沒困駝、風僧哥、俎六弄，影戲。丁儀、瘦吉等，弄喬影戲。劉百禽，弄蟻。孔三傳、耍秀才，諸宮調。毛詳、霍伯丑，商謎。吳八兒，合生。張山人，說諢話。劉喬、河北子、帛遂、胡牛兒、達眼五、重明喬、駱駝兒、李敦等，雜班。外人孫三神鬼。霍四究，說《三分》。尹常賣，《五代史》。文八娘，叫果子。其餘不可勝數。不以風雨寒暑。諸棚看人，日日如是。教坊鈞容直，每遇旬休按樂，亦許人觀看。每遇內宴前一月，教坊內勾集弟子小兒，習隊舞，作樂雜劇節次。

娶婦

凡娶媳婦，先起草帖子，兩家允許，然後起細帖子，序三代名諱，議親人有服親田產官職之類。次簷許口酒，以絡盛酒瓶，裝以大花八朵、羅絹生色或銀勝八枚，又以花紅繳簷，謂之「繳簷紅」，與女家。女家以淡水二瓶，活魚三五個，箸一雙，悉送在元酒瓶內，謂之「回魚箸」。或下小定、大定，或相媳婦與不相。若相媳婦，即男家親人或婆往女家看中，即以釵子插冠中，謂之「插釵子」；或不入意，即留一兩端綵段，與之壓驚，則此親不諧矣。其媒人有數等，上等戴蓋頭，著紫背子，說官親宮院恩澤；中等戴冠子，黃包髻背子，或只繫裙手，把青涼傘兒，皆兩人同行。下定了，即旦望媒人傳語。遇節序，即以節物頭面羊酒之類追女家，隨家豐儉。女家多回巧作之類。次下財禮，次報成結日子。次過大禮，先一日或是日早下催妝冠帔花粉，女家回公裳花襖頭之類。前一日女家先來掛帳，鋪設房臥，謂之「鋪房」。女家親人有茶酒利市之類。至迎娶日，兒家以車子或花簷子發迎客引至女家門，女家管待迎客，與之綵段，作樂催妝上車簷，從人未肯起，炒咬利市，謂之「起簷子」，與了然後行。迎客先回至兒家門，從人及兒家人乞覓利市錢物花紅等，謂之「攔門」。新婦下車子，有陰陽人執門，內盛穀豆錢果草節等咒祝，望門而撒，小兒輩爭拾之，謂之「撒穀豆」，俗云厭青羊等殺神也。新人下車簷，踏青布條或氈席，不得踏地，一人捧鏡倒行，引新人跨鞍驀草及秤上過，入門，於一室內當中懸帳，謂之「坐虛帳」；或只徑入房中，坐於牀上，亦謂之「坐富貴」。其送女客，急三盞而退，謂之「走送」。眾客就筵三杯之後，婿具公裳花勝簷面，於中堂升一榻，上置椅子，謂之「高坐」，先媒氏請，次姨氏或妯氏請，各斟一杯飲之；次丈母請，方下坐。新人門額，用綵一段，碎裂其下，橫抹掛之，婿入房，即眾爭扯小片而去，謂之「利市繳門紅」。婿於牀前請新婦出，二家各出綵段，縮一同心，謂之「牽巾」，男掛於笏，女搭於手，男倒行出，面皆相向，至家廟前參拜畢，女復倒行，扶入房講拜，男女各爭先後對拜畢，就牀女向左，男向右坐，婦女以金錢彩果散擲，謂之「撒帳」。男左女右，留少頭髮，二家出匹段、釵子、木梳、頭須之類，謂之「合髻」。然後用兩盞以綵結連之，互飲一盞，謂之「交杯酒」。飲訖擲盞，並花冠子於牀下，盞一仰一合，俗云「大吉」，則眾喜賀。然後掩帳訖。宮院中即親隨人抱女婿去，已下人家即行出房，參謝諸親，復就飲酒。散後。次日五更，用一卓，盛鏡台鏡子於其上，望堂展拜，謂之「新婦拜堂」。次拜尊長親戚，各有綵段巧作鞋襪等為獻，謂之「賞賀」。尊長則復換一匹回之，謂之「答賀」。婿復參婦家，謂之「拜門」。有力能趣辦，次日即往，謂之「復面拜門」，不然，三日七日皆可，賞賀亦如女家之禮。酒散，女家具鼓吹從物，迎婿還家，三日，女家送綵段油蜜注：「蜜」誤刻「密」。蒸餅，謂之「蜜和油蒸餅」。其女家來作會，謂之「詢女」。七日，則取女歸，或送綵段頭面與之，謂之「洗頭」。一月，則大會相慶，謂之「滿月」。自此以後，禮數簡矣。

育子

凡孕婦入月，於初一日父母家以銀盆，或彩畫盆，盛粟稗一束，上以錦繡或生色帕覆蓋之，上插花朵及通草，帖羅五男二女花樣，用盤合裝，送饅頭，謂之「分痛」。並作眠羊、臥鹿羊、生果實，取其「眠臥」之義。並牙兒衣物籍等，謂之「催生」。就蓐分娩訖，人爭送粟米炭醋之類。三日落臍炙。七日謂之「一臘」。至滿月則生色及繡繡線，貴富家金銀犀玉為之，並果子，大展洗兒會。親賓盛集，煎香湯於盆中，下果子彩錢蔥蒜等，用數丈綵繞之，名曰「圍盆」。以釵子攪水，謂之「攪盆」。觀者各撒錢於水中，謂之「添盆」。盆中棗子直立者，婦人爭取食之，以為生男之徵。浴兒畢，落胎髮，遍謝坐客，抱牙兒入他人房，謂之「移窠」。生子百日，置會，謂之「百晷」。至來歲生日，謂之「週蓀」，羅列盤盞於地，盛果木、飲食、官誥、筆研、算秤等經卷針線應用之物，觀其所先拈者，以為徵兆，謂之「試蓀」。此小兒之盛禮也。